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三百七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監生臣王鍔

冊府元龜卷三百七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忠第二

晉閻鼎行豫州刺史事屯許昌遭母喪乃於密縣間鳩聚西州流人數千欲還鄉里值京師失守秦王出奔密中司空荀藩藩弟司隸校尉組及中領軍華恒河南尹華薈在密縣建立行臺以密近賊南趣許潁司徒左長

史劉疇在密為塢主中書令李晅太傅叅軍騶捷劉蔚鎮軍長史周顗司馬李述皆來赴疇僉以咒有才用且手握彊兵勸藩假咒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蔚等為叅佐咒少有大志因西土人思歸欲立功鄉里乃與撫軍長史王眺司馬傅遜懷翼戴秦王之計謂疇捷等曰山東非霸王處不如關中河陽令傅暢遺咒書勸奉秦王過雒陽謁拜山陵徑據長安綏合夷晉興起義衆尅復宗廟雪社稷之恥咒得書便欲詣雒流人謂北道近河懼有

抄截欲南自武關向長安疇等皆山東人咸不願西入荀藩及疇提等竝逃散閻追藩不及脜等見殺唯顗述走得免遂奉秦王行止上雒為山賊所襲殺百餘人率餘衆西至藍田時劉聰向長安為雍州刺史賈疋所逐走還平陽疋遣人奉迎秦王遂至長安而與大司馬南陽王保衛將軍梁芬京兆尹梁綜等竝同心推戴立王為皇太子登壇告天立社稷宗廟以閻閻為太子詹事總攝百揆梁綜與閻爭權閻殺綜以王毗為京兆尹閻

首建大謀立功天下始平太守魏允撫夷護軍索綝並害其功且欲專權馮翊太守梁緯北地太守梁肅並綜母弟綝之姻也謀欲除毘毘乃證其有無君之心專戮大臣請討之遂攻毘毘出奔雍爲氐竇首所殺傳首長安周顗爲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覩羣賊孔熾雒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還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吳思司馬殷識上書曰不圖厄運遂至於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輒與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計

食以殷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崤函險澁宛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平夷東南為愈淮陽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亦足戍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臣謹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憲行使持節監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風馳即路荆湘江揚各

先運四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疋以供大駕令王浚荀晞共平河朔臣等勠力以啓南路遷都弭寇其計並得皇輿來巡臣宜轉據江州以恢王畧知無不為古人所務敢竭忠誠庶報萬分朝遂夕隕猶生之年東海王越與苟晞不協馥不先白於越而直上書越大怒

祖逖為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為都督逖以

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宏致遠圖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直來統之意甚快快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搆隙慮有内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寄妻孥汝南大木山下時中原士庶咸謂逖當進據武牢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納逖雖内懷憂憤而圖進取不輟

温嶠為平南將軍鎮武昌聞蘇峻之徵也慮其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移屯潯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岳鄱陽内史紀瞻等率舟師赴

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為先未效勲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初嶠與庾亮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於是遣王愆期奉侃為盟主侃許

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峻時殺侃子瞻繇是侃激勵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於蔡州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為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為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多馬南軍仗舟檝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賊

步騎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筭但今歲計殄賊不為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約小豎為海内所患今日之舉決

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柰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

涕流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為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司徒王導因奏嶠侃錄尚書遣間使宣旨竝讓不受賊將康術以臺城來降為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别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榻杭軍若敗術圍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

長史滕含抱天子奔於嶠船時陶侃雖為盟主而處分
規畧一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
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戸
郄鑒為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咸和初領
徐州刺史及祖約蘇峻反鑒聞難便欲率所領東赴詔
以北冦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
而王師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
為司空鑒去賊密邇城孤糧絶人情業業莫有固志奉

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脅幽主拔本塞源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伐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泯周齊桓糾盟董卓陵漢羣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之後勠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偷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鑒登壇慷慨

三軍爭為用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賊謀欲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静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為然及陶侃為盟主進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國將軍虞潭皆受鑒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於茄子浦鑒築白石壘而據之會舒潭戰不利鑒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

阿虔亭三壘以拒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納以為大業京口之扞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鑒退還廣陵以俟後舉鑒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厚顧荷託付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彊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義衆鎮一三軍邪將斬之乆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及蘇逸等走吳興鑒遣參軍李閎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拜司空加侍中

劉牢之為南彭城内史輔國將軍代王恭督兖青并七州事時楊佺期桓𤣥將兵逼京師上表理王恭求誅牢之牢之率北府之衆馳赴京師次於新亭𤣥等受詔退兵牢之還鎮京口

桓彛為宣城内史蘇峻之亂彛糾合義衆欲赴朝廷其長史裨恵以郡兵寡弱出入易擾可按甲以須後舉彛厲色曰夫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令社稷危逼義無晏安乃遣將軍朱綽討賊别帥於蕪湖破之

燮尋出石頭會朝廷遣將軍司馬流先據慈湖為賊所敗遂長驅逕進燮以郡無堅城遂退據廣徳尋王師敗績燮聞慷慨流涕進屯涇陽時州郡多遣使降峻稗惠又勸燮偽與通和以紓交至之禍燮曰吾受國厚恩期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因進軍攻燮

彞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曰彞若降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彞偽降更思後舉彞不從辭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為晃所害年五十三時賊尚未平諸子竝流迸宣城人紀世和率義故葬之賊平追贈廷尉謚曰簡咸安中改贈太常俞縱亦以死節贈興安太守

卞壼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將軍蘇峻稱兵至東陵口詔以壼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假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壼率郭默趙胤等與峻大戰於陵西為峻所破壼

與鍾雅皆退還死傷者以千數壼雅並還節詣闕謝罪峻進攻青溪壼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宫寺六軍敗績壼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眕盱見父没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峻平朝議贈壼左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尚書郎弘訥議以為死事之臣古今所重卞令忠貞之節當書於竹帛今之追贈寔未副衆望謂宜加鼎司之號以旌忠烈之勳司徒王導建議進

贈驃騎將軍加侍中訥重議曰夫事親莫大於孝事君莫尚於忠唯孝也故能盡敬竭誠唯忠也故能見危授命此在三之大節臣子之極行也按壺委質三朝盡規翼亮遭世險難存亡以之受顧託之重居端右之任擁衛至尊則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匪躬之節賊峻造逆勠力致討身當矢膾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家為國守死勤事昔許男疾終猶蒙二等之贈況壺伏節國難者乎夫賞疑從重況在不疑謂可上準許穆下

同嵇紹則允合典謨克厭衆望於是改贈壹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子眕散騎侍郎眕弟盱奉車都尉眕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

庾翼為安西將軍鎮武昌嘗遣使東至遼東西到涼州要結二方欲同大舉慕容皝張駿竝報使請期翼雅有大志欲以滅胡平蜀為已任言論慷慨形於辭色

桓冲代桓溫爲豫揚二州刺史初溫執權大辟之罪皆自己決冲既涖事上疏以爲生殺之重古今所慎凡諸死罪先須上報冲既代溫居任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權衡冲不從謝安以時望輔政爲羣情所歸冲懼逼寧康三年乃觧揚州自求外出桓氏黨與以爲非計莫不扼腕苦諫郄超亦深止之冲皆不納處之澹然不以爲恨忠言嘉謀每盡心力於是改授都督徐豫兖青揚五州知六郡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

桓伊為護軍將軍卒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烈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豫為表令死乃上之表曰臣過蒙殊寵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馬器鎧隨處放散于時收拾破敗不足貫連比年營繕並已脩整今六合雖一餘燼未滅臣不以朽邁猶欲輸效力命仰報皇恩此志永絶銜恨泉壤謹奉輸馬裝百具步鎧五百領並在潯陽請勑所屬領受詔曰伊忠誠不遂益以傷懷仍受其所上之鎧

劉弘為荆州刺史督荆交廣諸軍事廣漢太守羊冉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從横計於弘弘怒斬之時人莫不稱善

郭誦司州刺史李矩之甥也矩表誦為揚武將軍陽翟令時石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矩矩逆擊不利誦弟元復為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説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實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勒復遺誦麈尾馬鞭以

示慇懃誦不答

段匹磾領幽州刺史為從弟末杯所敗北依卲續與續并力追末杯斬獲畧盡又令文鴦北討末杯弟於薊城及還去城八十里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為石季龍所遮文鴦以親兵數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季龍復抄城下文鴦登城臨見欲出擊之匹磾不許文鴦曰我以勇聞故百姓仗我見人被畧而不救非丈夫也令衆失望誰復為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殺胡甚多

遇馬乏伏不能起李龍呼曰大兄與我俱是戎狄久望共同天不違願今日相見何故復戰請釋仗文鴦罵曰汝為寇虐久應合死吾兄不用吾計故令汝得至此吾寧死不為汝擒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力戰不已李龍軍四面解馬羅披自郭前捉文鴦文鴦戰自辰至中力極而後被執城内大懼匹磾欲單騎歸朝續弟樂安内史洎勒兵不許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李龍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以甚

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胡夷所未聞也因謂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朝廷而見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遂渡黄河南匹磾着朝服持節賓從出見季龍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於此既不能死又不能為汝敬也勒及季龍素與匹磾結為兄弟季龍起而拜之匹磾到襄國又不為勒禮常着朝服持晉節經年國中謀推匹磾為主事露被害文鴦亦遇鴆而死

郭默初為河内督將永嘉之亂率衆自為塢主遣使謁劉琨琨加默河内太守劉元海遣從子曜討默曜列三屯圍之欲使饑死默送妻子為質并請糴焉糴畢設守曜怒沈默妻子於河而攻之默遣弟芝求救於劉琨琨知默狡猾留之而緩其救默便遣人告急會芝出城浴馬使彊與俱歸默乃遣芝質於石勒勒以默多詐封默書與劉曜默使人伺得勒書便突圍投李矩後與矩并力拒劉石

魏該為順陽太守王敦之反也梁州刺史甘卓不從欲觀該去就試以敦旨動之該曰我本去賊惟忠於國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拒而不應

劉隗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率萬人鎮泗口初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承為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為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盼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周生之徒勠力

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周顗代戴若思為護軍將軍及王敦搆逆溫嶠謂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顗曰君少年未更事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可得舉兵以脅主共相推戴未能數年一旦如此豈云非亂乎處仲王敦字處仲剛愎彊忍很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既而王師敗績顗

奉詔詰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
率六軍不能共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
不知所荅帝召顗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
諸人平安大將軍故副所望邪顗曰二宮自如明詔於
臣等故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
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
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
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

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顔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遂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時年五十四

周莚右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札之兄子王敦作難加冠軍將軍都督㑹稽呉興義興晉陵東陽軍事率水軍三千人討沈充未發而王師敗績莚聞札開城納敦憤咤慷慨形於辭色尋遇害

劉超為左衛將軍時蘇峻謀逆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

人入東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聽盡以妻孥入處宮内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為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屬太后喪軍衛禮章損闕超躬率將士奉營山陵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然未敢加害而以其所親信許萬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内實防禦超等時饑饉米貴峻等問遺一無所受繾綣朝夕臣節愈恭帝時年八歲雖幽危之中超猶啟

授孝經論語溫嶠等至峻猜忌朝士而超為帝所親遇疑之尤甚後王導出奔超與懷德令匡術建康令管旆等密謀將欲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侍中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不誅之乃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縣是遂誅讓及超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遷高顯近地葬之使出入得瞻望其墓追贈衛尉謚曰忠

羊曼為前將軍時蘇峻作亂曼率文武守雲龍門王師不振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勒衆不動為峻所害

朱伺為廣威將軍領竟陵内史時王敦欲用從弟廙代陶侃為荆州侃故將鄭攀馬儁等乞侃於敦敦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人皆樂附又以廙忌戾難事謀共拒之遂屯結溳口遣使告伺伺外許之而稱疾不赴攀等遂進拒廙既而士衆疑阻復散還横桑口欲入杜曾時

朱執趙誘李桓率衆將擊之攀等懼誅以司馬孫景造
謀拒廙因斬之降執等廙將西出遣長史劉浚留鎮揚
口壘時杜曾請討第五猗於襄陽伺謂廙曰曾是猾賊
外示西還以疑衆心欲誘引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
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廙性矜厲自用兼以伺老怯
難信遂西行曾等果馳還廙乃遣伺歸裁至壘即為曾
等所圍劉浚以壘北門危欲令伺守之或說浚云伺與
鄭攀同者乃轉守南門賊知之攻其北門時鄭攀黨馬

雋等亦來攻壘雋妻子先在壘内或請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觧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所調弩忽喋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為船械伺既入賊舉鋋擿伺伺逆接得鋋反以擿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遇醫療創小差杜曾遣說伺云馬雋等感卿恩妻孥得活盡以卿家外内百口付雋雋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答曰賊無白首者今

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當歸南妻子付汝乃還甑山時王廙與李桓杜曽相持累戰甑山下軍士數驚噢云賊欲至伺驚創而卒

周虓字孟威為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寧康初苻堅將楊安寇梓潼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為堅將朱肜邀而獲之虓遂降於安堅欲以為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恵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況郎

任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為氐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堅因謂㯫曰晉家元會何如此㯫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猶犬羊相羣何敢比天子及呂光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㯫曰朕衆力何如㯫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堅黨以㯫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㯫乃密書與桓冲說賊姦計太元三年㯫潛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尻子苞謀襲堅事泄堅引㯫問其狀㯫曰昔漸離豫讓燕

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况𠙖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令殺之適成其名矣遂撻之徙於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堅嘆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彦遠絜已於後吉祖冲不食而死皆忠臣也虓竟以病卒於太原
吉挹少有志節孝武帝初苻堅陷梁益桓豁表挹為魏興太守太元四年苻堅將韋鍾攻魏興挹遣衆拒之斬七百餘級加督五郡軍事鍾率衆欲趣襄陽挹又邀擊

獲五十餘級鍾怒廻軍圍之挹又屢挫其鋭其後賊衆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將陷引刀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茍存以展他計為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逼奪其刀會賊執之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

朱序為梁州刺史鎮襄陽苻堅率衆圍序序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没序欲逃歸潛至宜陽藏夏揆家堅疑揆收之序乃詣苻暉自首堅嘉而不問以為尚書太元中苻堅南侵謝石率師拒之時堅大兵尚在項

符融以三十萬衆先至堅遣序說謝石稱巳兵威序反謂石曰若堅百萬之衆悉到莫可與敵及其未會擊之可以得志於是石遣謝琰選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戰堅衆少却序時在其軍後唱云堅敗衆遂大奔潰序乃得歸拜龍驤將軍瑯琊内史

郗愔為輔國將軍都督徐兖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州人多勁悍桓温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遣牋詣温欲共奬王室脩復園

陵子超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牋自陳老病甚不堪人間乞閒地自養温得牋大喜即轉愔為會稽太守

毛璩安帝初為征虜將軍及桓玄篡位遣使加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玄使不受命玄以桓希為梁州刺史王异據涪郭法戍宕渠師寂戍巴郡周道子戍白帝以防之璩傳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仍率衆次於白帝武陵王令曰益州刺史毛璩忠誠懃亮自桓玄萌

禍嘗思躡其後今若平殄兇逆肅清荊郢者便當即受上流之任初璩弟寧州刺史璠喪官璩兄球孫祐之及參軍費恬以數百人送喪葬江陵會玄敗謀奔梁州璩弟瑾子脩之時為玄屯騎校尉誘玄使入蜀既而脩之與祐之費恬及漢嘉人馮遷共殺玄約之等聞玄死進軍到枝江而桓振復攻沒江陵劉毅等還潯陽約之亦退俄而李之述之皆病約之詣振偽降因欲襲振事泄被害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等撫其餘衆

保涪陵振遣桓放之為益州屯西陵處茂拒擊破之振死安帝反正詔曰夫貞松標於歲寒忠臣亮於國危益州刺史璩體識弘正誠契義旗受命偏師次於近畿輔翼之勲實感朕心可進征西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益梁秦涼寧五州軍事行宜都寧蜀太守文處茂宣讚藩牧蒙險㚋難可輔國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又詔西夷校尉瑾為持節監梁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畧陽武都太守瑾弟蜀郡太守瑗為

輔國將軍寧州刺史初璩聞振陷江陵率衆赴難使弟瑾瑗順外江而下使參軍譙縱領巴西梓潼二郡軍下涪水當與璩軍會於巴郡蜀人不樂東征縱因人情思歸於五城水口反還襲涪害瑾瑾留府長史鄭純之自成都馳使告璩璩時在畧城去成都四百里遣參軍王瓊討反者相拒於廣漢僰道令何林聚黨助縱而璩下人受縱誘說遂共害璩及瑗并子姪之在蜀者一時殄沒

殷覬為南蠻校尉太元中從弟仲堪為荆州刺史仲堪得王恭書將興兵内伐告覬欲同舉覬不平之曰夫人臣之義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輔之務豈藩屏之所圖也晉陽之事宜所不豫仲堪要之轉切覬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仲堪甚以為恨猶密諫仲堪辭甚切至仲堪既貴素情亦殊而志望無厭謂覬言為非覬見江績亦以正直為仲堪所斥知仲堪當逐異已樹置所親因出行散託疾不還仲堪聞其病出省之謂覬曰兄病

殊為可憂覬曰我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滅門幸熟為慮勿以我為念也仲堪不從卒與楊佺期桓玄同下覬遂以憂卒隆安中詔故南蠻校尉殷覬忠績未融奄焉隕喪可贈冠軍將軍

張肅寔叔父也為建威將軍西海太守以京師危逼請為先鋒擊劉曜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肅晏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為人臣寔曰

門戸受重恩自當闔家效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耄所堪乃止既而聞京師陷没肅泣憤而卒

何無忌為江州刺史鎮南將軍盧循遣别帥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推之長史鄧潛之諫曰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衆迴山壓卵未足為譬然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居上流蜂蠆之毒邾魯成鑒宜決破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

遠下蓄力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拒之旣及賊令彊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南薄於山側俄而西風暴急無忌所乗小艦被飄東岸賊乗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

宋劉敬宣字萬壽仕晉為征虜將軍領冀州刺史時高

祖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軍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狠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熈以來首尾十載遂忝三州七郡今此仗節常懼福過禍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使呈書高祖謂王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也

顏師伯為征虜將軍都督青兾二州徐州之東安兖州之濟北二郡諸軍事竟陵王誕反師伯遣長史嵇玄敬

卒五千人赴難

沈慶之為步兵校尉詔討羣蠻於江沔元嘉三十年正月孝武出次五洲總統羣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諮受軍畧會孝武典籤董元嗣自建鄴還陳元凶弑逆孝武遣慶之引諸軍慶之請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並是所悉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為用力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衆軍既集假慶之為征虜將軍武昌内史領府司馬孝武還至

潯陽慶之及柳元景等並以天下無主勸世祖即大位
不許賊劭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説慶之解甲慶之
執無忌白孝武孝武踐祚以慶之為領軍將軍
褚湛之為丹陽尹元凶劭弑逆以為吏部尚書復出為
輔國將軍丹陽尹統石頭戍事世祖入伐劭自攻新亭
壘使湛之率水師俱進湛之因攜二息淵澄登輕船南
奔淵有一男始生為劭所殺世祖即位以為尚書右僕
射

劉瑀為寧遠將軍益州刺史元凶弒立以為青州刺史瑀聞問即起義遣軍并送資實於荆州世祖即位召為御史中丞還至江陵値南郡王義宣為逆瑀陳其不可言甚切至義宣以為丞相左司馬俱至梁山瑀猶秉其蜀中船舫又率義宣部曲潛於梁山洲外下投官軍除司徒長史

朱脩之為雍州刺史時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脩之舉兵脩之偽與之同而遣使陳誠於帝帝嘉之以為

荆州刺史加都督義宣聞脩之不與已同乃以魯秀為雍州刺史擊襄陽脩之命斷馬鞍山道秀不得前乃退及義宣敗於梁山單舟南走脩之率衆南定遺寇時竺超民執義宣脩之至乃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

沈攸之為寧朔將軍征南賊攸之從子懷寶為賊將帥在楮圻遣親人楊公讚齎密書招誘攸之攸之斬公讚封懷寶書呈太宗尋克楮圻後為鎮西將軍荆州刺史後廢帝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舉兵襲京邑攸之謂僚

佐曰桂陽令反朝廷必聲云與攸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於是遣軍主孫同沈懷奥與軍馳下受郢州刺史晉熙王燮節度同等始過夏口會休範平而還

劉秀之為寧朔將軍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據荆州為逆遣參軍王曜徵兵於秀之秀之即日斬曜戒嚴遣中兵參軍常山松萬人襲之

柳元景為前將軍雍州刺史初臧質起義以南譙王義

宣闇弱易制欲相推奉潛報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書呈孝武語信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

沈林子為征虜將軍既破鮮卑慕容超而盧循奄至循之下也廣固未拔循潛遣人結林子及宗人叔長林子即容白高祖以超未平隱之還自廣固乃誅叔長謂林子曰昔魏武在官渡汝兖之士多懐二心唯李通獨斷大義古今一也循至蔡州貴遊之徒皆議遠徙唯林子

請移家京邑高祖怪而問之對曰耿純盡室從戎李通
舉宗居魏林子雖才非古人實受恩深重高祖稱善
黄回為右衛將軍沈攸之反以回為使持節督郢州司
州之義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臧
質率衆出新亭為前鋒未發而袁粲據石頭為亂回與
新亭諸將任候伯彭文之王宜興孫曇瓘等謀應粲粲
事發候伯等並乘船赴石頭唯曇瓘先至得入候伯等
至而粲已平回本期詰旦率所領從御道直向臺門攻

齊王於朝堂事既不果齊王撫之如舊

垣詢之驍敢有氣力南郡王義宣反夙聞其名以副輔國將軍張柬時張超首行大逆亦領軍隷柬詢之規殺之慮柬不同柬宿有此志又未測詢之同否互相觀察會超來論事柬色動詢之覺之即共定謀遣信召超超疑之不至改宿他所詢之不知其移徑斫之殺其僕於牀因與柬南奔柬溺淮死詢之得至時世祖已即位以為積弩將軍

殷孝祖為寧朔將軍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孝祖外甥司徒叅軍葛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帝遣之僧韶至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訓譬并陳兵甲精彊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即日棄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陽一郡而永世縣尋又反叛義興賊埀至延陵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並傖楚壯士人情大安

齊張敬兒宋末為持節督雍梁二州郢司二郡軍事昇明元年冬沈攸之反遣報敬兒敬兒勞接周至為設酒食謂之曰沈公那忽使君來君殊可念乃列仗於廳事前斬之集部曲偵攸之下當襲江陵遂破之送首京師

李安民初為宋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時桂陽王休範起事安民遣軍援京師徵為左將軍加給事中

王玄邈為宋輔國將軍幽州刺史青州刺史沈文秀反玄邈欲向朝廷慮見掩襲乃詣文秀求安軍頓文秀令

頓城外玄邈即立營壘至夜拔軍南奔起義比曉文秀追不復及明帝以為持節都督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鎮淮陰為明帝所疑遺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叔安勸玄邈不相答和罷州還太祖以經途又要之玄邈雖許既而嚴軍直過還都啓帝稱太祖有異謀

蕭坦之東昏立為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遭母喪起復職加右將軍置府江祏兄弟欲立始安王遥光密謂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

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持喪還宅宅在東府城東遥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着褌踰墻走從東冶僦渡南渡閒道還臺假節督衆軍討遥光屯湘宮寺事平遷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右將軍如故進爵為公增邑千戸

荀伯玉太祖時為輔國將軍世祖在於東宮任左右張景真多僭侈世祖拜陵還景真白服乘畫舴艋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内外祗畏莫敢言伯玉謂親人曰太

子所爲官終不知豈得顧死敝官耳目我不啓聞誰應啓者因世祖拜陵之後密啓之帝大怒檢校東宫世祖還至方山日暮將泊豫章王於東府乗飛鷰東迎具白帝怒之意世祖夜歸帝亦停門籥待之二更盡方入宫帝明日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勑詰責并以景真罪狀示世祖稱太子令收景真殺之

張冲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梁王義師起東昏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曁榮伯領兵及糧運百四十餘船

送冲使拒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敗疑冲不敢進停住夏口浦聞義師將至元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昏勅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寄謂冲曰臣雖未荷朝廷深恩實蒙先帝厚澤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實欲微立塵效冲深相許諾共結盟誓乃分部守遣軍主孫樂祖數千人助僧寄據魯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梁王出沔口圍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未及盡濟冲遣中兵參軍陳光

靜等開門出擊爲義師所破光靜戰死冲固守不出景
宗於是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嘉湖東皆遣軍主巴
西梓潼二郡太守吳子陽光子衿李文釗陳虎牙等十
二軍援郢至嘉湖不得進乃築城舉烽城內亦舉火應
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冲病死元嗣榮伯與冲子
孜及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固守東昏詔贈冲散騎常侍
護軍將軍假元嗣子陽節江水暴長嘉湖城淹潰義師
乘高艦攻之子陽等大敗散魯山城乏糧軍人於磯頭

網魚供食寄治輕船將奔夏口梁王命偏軍斷其取路防備越逸房僧寄病死孫樂祖窘以城降郢城被圍二百餘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魯山既敗程茂及元嗣等議降使孜為書與梁王沖故吏青州中從事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逾松竹郎君但當端坐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命以下從使君今若隨諸人之計非為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魯山陷後二日元嗣等以郢城降東昏以程茂為

督郢司二州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元嗣爲督雍梁山北
秦四州郢州竟陵司州隋郡冠軍將軍雍州刺史並持
節時郢魯二城已降死者相積竟無叛散時以沖及房
僧寄比臧洪之被圍也贈僧寄益州刺史

册府元龜卷三百七十一

冊府元龜卷三百七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將帥部

忠第三

梁馬仙琕為齊寧朔將軍豫州刺史時義師起四方多響應高祖使其故人姚仲賓説仙琕仙琕於軍斬仲賓以殉義師至新林仙琕猶持兵於江西口抄運建康城陷仙琕號哭經宿乃觧兵歸罪

霍俊為軍主時侯景渡江俊與邵陵王綸同為賊所敗俊見獲賊送於城下逼云已擒邵陵偽許之乃曰軍小失利正為糧盡還京口王在俊為託邏所獲非軍敗也賊以刀背毆其髀俊色不變賊義而捨之

楊公則領白馬戍主為氐賊李烏奴所攻陷公則抗聲罵賊烏奴壯之更厚待焉要與同事公則偽許而圖之謀洩單馬逃歸宋州刺史王玄邈以事表聞高帝下詔褒美後為中護軍散騎常侍時朝廷始議北伐以公則

威名素著至京師詔假節先屯雒口公則受命遘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以古人見知重矣雖臨途疾苦豈可僶俛辭事馬革還葬此吾志也遂彊起登舟至雒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即斬石榮逐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乃反疾卒於師

蔡道恭為司州刺史平北將軍天監三年魏軍圍司州

道恭拒守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緦從弟靈恩及諸將帥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破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没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謂僧緦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既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率衆赴援景宗到鑿峴頓兵不前至八月城内糧盡乃陷

裴之橫為直閤將軍侯景亂出為貞威將軍隸鄱陽王範討景濟江仍與範長子嗣入援連營度淮據東城京都陷退還合肥與範泝流赴湓城景遣任約上逼晉熙範令之橫下援未及至範薨之橫乃還時尋陽王大心在江州範副梅思立密要大心襲湓城之橫斬思立而距大心大心以州降侯景之橫率衆與兄之高同歸元帝承制除散騎常侍廷尉卿

江子一為戎昭將軍時侯景反攻陷歷陽自橫江將渡

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因與其黨散走子一乃退還南州復收餘衆步赴京師賊亦尋至子一啓簡文云賊圍未合猶可出盪若營栅一固無所用武請與其弟子四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挑賊許之子一乃身先士卒抽戈獨進羣賊夾攻之從者莫敢繼子四子五見事急相引赴賊並見害

張嵊為吳興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京城嵊遣弟伊率

郡兵數千人赴援三年京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峽往見而謂曰賊臣憑陵社稷危恥正是人臣效命之秋今欲收集兵力保據郡邑若天道無靈忠節不展雖復及死義亦無恨浚曰鄙郡雖伏義拒逆誰敢不從固勸峽舉義於是收集士卒繕築城壘時邵陵王東奔至錢塘聞之遣板授峽征東將軍加侍中二千石峽曰朝廷危迫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峽曰若蚤降附當還以

郡相處復加爵賞嵊命斬其使仍遣軍主王雄等帥兵於鯉瀆逆擊之破神茂神茂退走侯景聞神茂敗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帥精兵二萬人助神茂以擊嵊嵊遣軍主范智朗出郡西拒戰為茂所敗退歸賊騎乘勝焚柵柵内衆軍皆奔嵊乃釋戎服坐於廳事賊臨之以刃終不為屈乃執嵊以送景景刑之於都市子弟同遇害者十餘人

徐文盛為持節督寧州刺史太清中聞國難乃召募得

數萬人來赴世祖嘉之以為持節散騎常侍左衛將軍督梁南秦沙東益巴北巴六州諸軍事仁威將軍秦州刺史

柳仲禮為司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反仲禮率衡州刺史常粲南陵太守陳文衡宣猛將軍李孝欽等皆來赴援

羊鵶仁為北司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既背盟鵶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於東府城反為賊敗

臺城陷景以為五兵尚書鶡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效以答重恩今若以此終没有餘責因泣下見者傷焉三年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為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子晷所害臨死以報効不終因而泣下

常粲為安遠將軍衡州刺史太清元年粲至州無幾便表解職二年徵為散騎常侍粲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得精卒五千馬百疋倍道赴援至豫章奉

命報云賊已出横江粲即就内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别勑豈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宫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勑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且張聲勢移鎮湓城行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

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至南州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即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先是安北將軍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長子嗣帥江西之衆赴京師屯於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時之高遣船渡仲禮與粲合軍進屯王遊苑粲建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高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是州

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粲乃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年德已隆豈應復挾私情以阻大計粲請為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前諸將之議豫州意所未同即二宫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

楯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曰吾荷國恩榮自應帥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效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謂衆議已定無俟老夫耳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粲營部分衆軍旦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於青塘當石頭中路粲慮柵壘未立賊必爭之頗以為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侮直欲以身徇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

仲禮曰青塘立營逼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盡就泊之此是大事非尺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乃使直閤將軍劉叔胤帥兵助粲粲帥所部水陸俱進時值昏霧軍人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曉未合景登禪靈寺閤望粲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副王長茂勸據柵待之粲不從令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水軍截其後胤畏懦不敢進逸遂敗賊乘勝入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猶率子弟力戰兵死畧盡遂見害粲

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内太宗聞之流涕曰社稷所寄維在韋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世祖平侯景追謚曰忠貞并追贈助警構及尼皆中書郎昂員外散騎常侍

羊侃為都官尚書侯景反逼城侃親拒之景遣儀同傅士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為閉距不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啓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

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今驅烏合之衆至王城之下虜馬飲淮矢集帝室豈有人臣而至於此吾荷國重恩當稟承廟筭以掃大逆耳不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幸謝侯王蚤自為所士哲又曰侯王事君盡節不為朝廷所知欲面啓至尊以除姦佞既居戎旅故帶甲來朝何謂作逆侃曰聖上聰明獻哲無幽不炤有何姦佞而得在朝欲飾其非寧無詭説且侯王親舉白刃以向城闕事君盡節正若是邪士哲無

以應乃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頗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為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

陳沈恪仕梁為宣猛將軍監吳興郡自吳興入朝高祖受禪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令勒兵入辭因衞梁敬帝如别宫恪乃排闥入見高祖曰恪身經事蕭家來今日不忍見此事分受死耳決不奉命高祖嘉其意乃不復逼

章昭達為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廢帝即位遷侍中華皎

之反也其移文檄並假以昭達為辭又頻遣使招之昭達盡執其使送於京師皎平進號征南將軍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

韓子高初文帝出守吳興子高事帝恭謹帝甚寵愛之帝之討張彪也沈泰等先降文帝據有州城周文育鎮北郭香巖寺張彪自剡縣夜還襲城文帝自北門出倉卒晻夕軍人擾亂文育亦未測文帝所在唯子高在側文帝乃遣子高自亂兵中往見文育反命酬答於闇中

又往慰勞衆軍文帝散兵稍集子高引入文育營因共立栅明日與彪戰彪將申縉復降彪奔松山浙東平文帝乃分麾下多配子高子高亦輕財禮士歸之者甚衆文帝嗣位除右軍將軍

侯安都為鎮西將軍討余孝勵還軍至南皖而高祖終安都隨文帝還朝仍與羣臣定議翼奉文帝時帝謙讓弗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故未肯下令羣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功天下須

共立之令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按劍上殿白太后出璽又手觧文帝髮推就喪次文帝即位遷司空仍為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

程靈洗為郢州刺史雲麾將軍華皎之叛也遣使招誘靈洗靈洗斬皎使以狀聞朝廷深嘉其忠增其守備給鼓吹一部因推心待之

魯廣達為中領軍隋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率衆於白土崗置陣與弼旗鼓相對廣達躬擐甲胄手執桴鼓率

勵敢死冐刃而前隋軍退走廣達逐北至營殺傷甚衆如是者數四及賀若弼攻敗諸將乘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斬獲數十百人會日暮乃觧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欷於是乃就執禎明三年依例入隋廣達愴本朝淪覆遘疾不治尋以憤慨卒尚書令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棺頭為詩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流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總又製廣達墓銘其畧曰災

流淮海險失金湯時屯運極代草天亡爪牙背義甲冑無良獨標忠勇率禦有方誠貫皎日氣勵嚴霜懐恩感報撫事何忘

王猛徙鎮廣州未之鎮而隋師濟江猛總督所部赴援時廣州刺史臨汝侯方慶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言並隸猛督府各觀望不至猛使高州刺史戴知烈清遠太守曾孝遠各以輕兵就斬之而發其兵

後魏劉潔道武時為會稽公與永安侯魏勤率衆三千

人屯於西河以鎮撫之又與勤及功勞將軍元屈等擊吐京叛胡時離石胡出以眷引屈丐騎斷截山嶺邀潔潔失馬登山力戰矢刃俱盡為胡所執送詣屈丐潔聲氣不撓呼其字而與之言神色自若屈丐壯而釋之後得還國

崔玄伯為周兵將軍時明元未立清河王紹聞人心不安大出財帛班賜朝士玄伯獨不受明元即位命玄伯居門下虛已訪問以不受紹賜財帛特賜帛二百匹

叔孫俊年十五以便弓馬為獵郎清河王紹閉宮門明元在外以俊為爪牙明元即位命俊與元磨渾等拾遺左右及朱提王悅將為大逆俊覺悅舉動有異便引手掣之乃於悅懷中得兩刃匕首遂殺之

段進太武初為白道守將蠕蠕大檀入塞圍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為賊所殺太武愍之追贈安北將軍賜爵顯美侯謚曰壯

陳建以善騎射擢為三郎稍遷下大夫內行長太武討

山胡白龍輕之單將數十騎登山臨嶮每日如此白龍乃伏壯士十餘處出於不意太武墮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賊大呼奮擊殺賊數人身被十餘鎗太武壯之賜户二十

盧魯元為散騎常侍右將軍從征赫連昌太武親追擊之入其城門魯元隨太武出入是日微魯元幾至危殆

劉尼為振威將軍宗愛既殺南安王余於東廟秘之唯尼知狀尼勸愛立文成愛自以負罪於景穆聞而驚曰

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令欲立誰受曰待還宮擢諸王子賢者而立之尼懼其有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仍共南部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今不能奉戴皇孫以順民望社稷危矣將欲如何麗曰唯有密奉皇孫耳於是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尼與麗迎文成於苑中麗抱文成於馬上入於京城尼馳東廟大呼曰宗愛殺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

宿衛之士皆可還宮衆咸唱萬歳賀及渴侯登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文成於宮門外入登永安殿以尼為内行長進爵建昌侯遷散騎常侍安南將軍

源賀為征西將軍南安王余之為宗愛所殺也賀部勒禁兵靜遏内外與南部尚書陸麗決議定策翼戴文成令麗與劉尼馳詣苑中奉迎文成賀守禁中為之内應俄而麗抱文成單騎而至賀乃開門文成即位社稷大安賀有力焉後遷太尉獻文將傳位於京兆王子稚時

賀都督諸軍屯漢南乃馳傳徵賀賀既至乃命公卿議之賀正色固執不可即詔賀持節奉皇帝璽以授孝文

崔僧淵為顯武將軍討海賊於黃郭大破之齊明帝乃遣其族兄慧景遺僧淵書說以入國之屈規令改圖僧淵復書曰主上之為人也無幽不照無細不存仁則無遠不及博則無典不究殫三墳之微盡九丘之極至於文章錯綜煥然蔚炳猶夫子之墻矣遂乃開獨悟之明尋先王之迹安遷靈荒兆變帝基惟新中壤宅臨伊域三

光起重輝之照庶物蒙再化之始分氏定族列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貫禮俗之叙粲然復興河雒之間重隆周道巷歌邑頌朝熙門穆濟濟之盛非可備陳矣加以累葉重光地兼四岳士馬彊富人神欣仰道德仁義民不能名且大人之出本無所在況從聖繼聖至夫子孫者乎聖上諸弟風度相類咸陽王已下莫不英越枝葉扶踈遍在天下所稱稍竭殊為未然文士競謀於廟堂武夫効勇於疆埸若論事勢此為實矣計彼主

墓殺之迹人鬼同知疑親猜貴蚤暴遐邇況投心逆節千載何名物患無施器非時用生不振世沒無令聲先師以為鄙君子以為愧此則事困伎殫自勉無益故其宜矣以凡之才夙超鄉土如弟之徒誰不瞻仰每尋昔念未敢忘懷雖復途遥三千心想若對敬遵美範以資一生今名可揚矣而不能顯親事可變矣而不能離辱故世之所未辭也且君子在家也不過孝於其親入朝也不過忠於其君主上之於凡恩則不可酬義則不可

背身可殺也故非其酬功不逮也故非其報今可以效矣而又弗為非孝也即實而言凡之不變得為忠乎至於講武爭彊不敵者久矣論安與危不同者驗矣羣情皆去獨留者謬矣顧深察之王晏道絶外交器非雄朗專華保望便就屠割方之於凡其全百倍且淮蕃海捍本出北豪壽春之任凡何繇免以是而言猜嫌已決又宗門未幾南北莫寄先搆之重非凡何託受社之榮鄙心之相望矣今執志不寤忠孝兩忘王晏之辜安能自

保見機而作其在兹乎國家西至長安東盡即墨營造
器甲必盡堅精晝夜不息者於兹數載今秋仲月雲羅
必舉賈不及時雖貴不用若不蚤圖沉枉連城矣枚乘
有言欲出不出間不容髮精哉斯談弟中於北京身罹
事譴大造之及有獲為幸比蒙清舉超進非一犬馬之
心誠有在矣雖復彼此為異猶昔情不移也況於今日
哉如兄之誨如弟之規改弦易調易於反掌萬一乖情
此將運也

劉渇侯太和中為徐州後軍以力死戰衆寡不敵遂被禽瞋目大罵終不降屈為賊所殺孝文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疋穀千斛

嚴季為軍校尉與劉渇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降屈後得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鄧翼為河間相父羌苻堅車騎將軍慕容垂之圍鄴以翼為後將軍冀州刺史真定侯翼泣對使者曰先君忠於秦室翼豈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主自古通義未敢

聞命垂遣使喻之曰吾與車騎結異姓兄弟卿亦猶吾之子弟安得辭乎翼曰冀州宜任親賢翼請他役效命垂乃用為建武將軍河間太守

長孫道生為司空侍中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嘆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宅為今彊寇尚遊魂漢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令毀宅

長孫稚為平東將軍尚書右僕射時雍州刺史蕭寶夤

據州反以稚為行臺討之稚時背疽未愈靈太后勞之曰卿病患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何稚答曰死而後已敢不自力其子彦亦患脚痺扶杖入辭尚書僕射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為大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莫有對者

崔楷為後將軍殷州刺史時葛榮自破章武廣陽二王之後鋒不可當初楷將之州人咸勸留家口單身述職楷曰食人之禄憂人之事如一身獨往朝廷謂吾有進

退之計將士又誰肯為人固志也遂合家赴州三年春賊勢已逼或勸減小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兒夜出既而召寮屬共論之咸曰女即出嫁之女郎君小未勝兵留之無益去復何損且使君在城家口尚多足固將士之意竊不足為疑楷曰國家豈不知城小力弱也置吾死地令吾死耳一朝送免兒女將謂吾心不回虧忠全愛臧獲耻之况吾荷國重寄也遂命追還州既新立了無禦備之具及賊來攻楷率力抗拒彊弱勢懸每

勒兵士撫勵之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一身連戰半旬死者相枕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楷長子士元假征虜將軍防城都督隨楷之州州陷亦戰歿楷凡弟父子竝死王事朝野傷嘆焉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軍將軍定州刺史

杜顒孝明時為征西將軍行岐州事蕭寶夤起逆顒據州不從還除征虜將軍荆州刺史以守岐州勲封平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戸

晁清為梁城戍將梁武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為

敵所殺贈樂陵太守謚曰忠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為三城戍主梁武帝攻圍力窮知

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戍副鄧元

興等俱以不屈被害孝明下詔褒美忠節進榮世爵為

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雒州刺史

田益宗為安南將軍時白早生反於豫州自雒口已南

郢豫二州諸城皆沒於梁唯有義陽而已梁武帝招益

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郢豫尅平益宗之力也

胡小虎少有武氣孝明時為統軍於晉壽孝昌中梁將樊文熾等寇邉益州刺史邴虬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劍文熾圍之虬命小虎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襲小虎珍寶並禽之文熾攻小劍未陷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彊盛北救不來豈若歸隸取其富

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虎與和安交言小虎乃慷慨謂安曰我栅不防為賊所虜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傅檄梁州遣將已至賊以刀毆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無不歎其壯節哀其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槩啓以世澄購其屍柩乃獲骸骨歸葬之

鄭先護為前將軍廣州刺史後元顥入雒莊帝北巡先護據州起義兵不受顥命顥遣尚書令臨淮王彧率衆

討之先護出城拒戰莊帝還京嘉其誠節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襄廣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刺史如故
高諒為驍騎將軍為徐州行臺至彭城屬元法僧反叛逼諒同之諒不許為法僧所害
楊侃為右將軍岐州刺史屬元顥內逼以本官假撫軍將軍為都督率衆鎮大梁未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徙御河北執侃手曰朕停卿蕃寄移任此者為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處大卿可還雒寄之後圖侃

曰此誠陛下曲恩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至建州敘行從功臣自成陽王徽已下凡十人並增三階以侃河梁之誠特加四階侃固辭乞同諸人久乃見許

賈智為冗從僕射梁將夏侯夔攻郢州以智為龍驤將軍別將討之至則夔退智乃入城及刺史元顯達以城降於梁智勒城人不欲叛者與顯達交戰相率歸闕智為東中郎將及爾朱仲遠為徐州刺史智隸爾朱仲遠

赴彭城爾朱榮之死也仲遠舉兵向雒智不從遂擁兵出清水東招勒州民與相拒擊莊帝聞而善之因鎮徐州普泰初還雒仲遠忿其乖背議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為爾朱世隆所厚世隆為解喻得全

賈思同為平南將軍襄州刺史及元顥之亂也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護竝不降莊帝還宫封營陵縣開國男邑二百戶除撫軍將軍

羊深為二兗行臺爾朱榮殺害朝士深第七弟侃為太

山太守性麤武遂率鄉人外託於梁深在彭城忽得侃書招深同逆深慨然流涕斬侃使人并書表聞莊帝乃下詔曰羊侃作逆霧起瑕丘擁集不逞扇擾疆埸傾宗之禍侃乃自貽累世之節一朝毀汙羊深血誠奉國秉操罔二聞弟猖悖自劾請罪比之丹款實戢于懷且叔向復位春秋稱美深之慷慨氣同古人忠烈遠彰赤心已著可令還朝面受委勑乃歸京師除名

崔光韶河東武城人為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歸

養孝莊初河間邢杲率河北流民十餘萬衆攻逼州郡刺史元儁憂不自安州人乞光韶為長史以鎮之時陽平路回寓居齊土與杲潛相影響引賊入郭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之後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發使慰勞焉尋為東道軍司及元顥入雒自河以南莫不風靡而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欣曰北海長樂俱是同堂兄弟今宗祏不移我欲受教諸君意各何如在堂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

稱兵本朝拔本塞源以資讎敵亂臣賊子曠代少儔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臣等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徵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

賀拔勝初為廣陽王深帳内軍主歸尒朱榮為積射將軍累遷武衛將軍尒朱榮之死也勝與田怡等赴榮第於時宮殿之門未加嚴防時怡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更有奇謀吾等衆旅不多何可輕尒

但得出城更為他計怡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遂不從莊帝嘉之

宇文顯和孝武時為冠軍將軍閤內都督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謂顯和曰天下洶洶將若之何對曰當今之計莫若擇善而從之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之策帝以顯和母老家累又多令預為計對曰今日之事忠孝不可並立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為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我之王

陵遷顯和直閤閤内大都督

楊昱為南道都督時元顥侵逼大梁除昱為鎮東將軍

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使持節假車騎將軍為南道大

都督鎮滎陽顥既擒濟隂王暉業乗虛徑進大兵集於

城下遣其左衛劉業王道安等招昱令降昱不從顥遂

攻之城陷昱與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須㬰顥至執昱下

城面責昱曰楊昱卿今死甘心否卿自負我非我負卿

也昱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者正慮亂兵耳但

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負痛黃泉求乞小弟一命便死不朽也顗乃拘之明旦顗將陳慶之胡光等三百餘人伏顗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三千里無遺鏃之費昨日一朝殺傷五百餘人求乞楊昱以快意顗曰我在江東嘗聞梁主言初下都日袁昂為吳郡不降稱其忠節奈何殺楊昱自此之外任卿等所請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刳腹取心食之顗既入雒除昱名為民

北齊高翼仕魏為東冀州刺史鎮東將軍時爾朱榮弒

莊帝冀保境自守謂諸子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社稷阽危人神憤怨破家報國在此也爾朱兄弟性甚猜忌忌則多害汝等宜早圖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時不可失也事未輯而卒

平鑒仕魏孝昌末為爾朱榮撫軍神武謂鑒曰日者皇綱中弛公已早竭忠誠今爾朱披猖又能去逆從善摇落之時方識松筠即啓授征西懷州刺史

高季式仕魏為衛將軍元象中西寇大至孝文親率三

軍以禦之陣於北邙師徒大敗河中流尸相繼敗兵首尾不絶人情騷動謂世事難知所親部曲請李式曰今日形勢大事去矣可將腹心二百騎奔梁既得避禍不失富貴何為坐死也李式曰吾兄弟受國厚恩與高王共定天下一旦傾危亡去不義若社稷顛覆當背城死戰安能區區偷生茍活

高寶寧後主武平末為營州刺史鎮黄龍夷夏重其威信周師將至鄴幽州行臺潘子晃徵黄龍兵寶寧率驍

鋭并契丹靺鞨萬餘騎將赴救至北平知子晃巳發薊
又聞鄴都不守便歸營周帝遣使招慰不受勅書范陽
王紹信在突厥中上表勸進范陽署寶寧為丞相史盧
昌期據范陽城起兵寶寧引紹信集夷夏兵數萬騎來
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巳屠范陽還據黄龍竟
不臣周
王琳在梁為湘州刺史時陳武帝受禪於建鄴遣將侯
安都周文育等討琳為琳所破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

城帶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為勤王之師矣溫太真何人哉初魏尅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于齊請納莊為梁主齊文宣遣兵援送仍遣兼中書令李騊駼冊拜琳為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又遣中書舍人辛慤游詮之等齎璽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莊授琳侍中使持節

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城郡公其餘並依齊朝前命及為陳將所敗乃與莊同入齊齊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戰艦分遣招募淮南傖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左丞盧潛率兵應赴沉吟不決景暉懼事洩挺身歸齊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聽以行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又增兵秩兼給鼓吹琳水

陸戒嚴將觀釁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會陳將吳明徹來寇帝勅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為經畧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牛斗分太白已高皆利為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鋭宜長䇲制之慎勿輕鬬破胡不從遂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帝令便赴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淝水灌城而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

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爲變殺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至號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于市

鮮于世榮後主時累遷領軍大將軍周武來伐送瑪瑙酒鍾與之得便撞破及周兵入鄴諸將皆降世榮在三臺之前獨鳴鼓不輟及被執不屈乃見殺世榮雖武人無文藝以朝危政亂每竊歎之見徵稅無厭賜與過度

發言歎息焉

慕容三藏紹宗之子也為右衛將軍周師入鄴後主東遁委三藏留守鄴宫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詔曰三藏父子誠節乆聞加榮褒授開府儀同大將軍

雷顯和為建州道行臺左僕射周武帝使其子招焉顯和禁其子而不受聞鄴城敗乃降

叱干苟生為儀同鎮南兖州周武破鄴赦書至苟生自

縊死

厙狄士文爲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來迎
惟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

莫多婁敬顯爲領軍將軍從後主於平陽敗歸并州與
唐邕等推立安德王稱尊號安德敗文武羣臣皆投周
軍惟敬顯走還鄴授司徒周武帝平鄴城之明日執敬
顯斬於閶闔門下責其不留平陽也

冊府元龜卷三百七十二